

The Shoemaker's
Wife

漫长的告白

[美] 阿德里安娜·翠吉亚妮 著

Adriana Trigiani

潘玉兰 译

再执着的恋人也会输给错过，
再懂爱的人也会被命运捉弄，
好在最后，爱总会自己发声。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The Shoemaker's
Wife

漫长的告白

[美] 阿德里安娜·翠吉亚妮 著
Adriana Trigiani

潘玉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长的告白 / (美) 翠吉亚妮著; 潘玉兰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7

书名原文: The Shoemaker's Wife

ISBN 978-7-5086-4058-7

I. ①漫… II. ①翠… ②潘… III. 言情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6366号

The Shoemaker's Wife by Adriana Trigiani

Copyright © 2012 by The Glory of Everything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漫长的告白

著者: [美] 阿德里安娜·翠吉亚妮

译者: 潘玉兰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4.5 字数: 420千字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2-8766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4058-7 / I · 391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谨以此书纪念唐·安德里亚·斯帕达主教，他深爱那座大山。



目录



第一部分 阿尔卑斯山 / 1

第二部分 曼哈顿 / 95

第三部分 明尼苏达 / 257



第一部分
阿尔卑斯山



一枚金戒指

卡特里娜·拉萨里身穿蓝色丝绒大衣，步行穿过空旷的广场时，大衣的贝壳边掠过砖块上的新雪，留下一道淡粉色的划痕。四面静谧，只有她疾行时发出的脚步声不时回荡着，这声响如同双手正在掸去旧木菜板上残留的面粉般，轻柔且富有节奏。

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在她的四周隐约若现，仿佛一把把银色短剑指向青灰色的天空。冬日里正在升起的太阳，仿佛一个金色小孔，被困在一片空旷的灰色天际中，氤氲朦胧，了无生趣。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中，身着蓝色大衣的卡特里娜犹如天空中一只鸟儿。

她转过身，对着冬日冷冽的空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斯诺？”她喊道，“艾德瓦尔多！”

她听到儿子的笑声飘荡在空落的柱廊间，却找不着他们。她仔细环顾着这里的每根圆柱。这个清晨不适合用来玩捉迷藏或是别的什么游戏。她又叫了一遍他们的名字。脑子里满是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大至日常家务，小到打杂跑腿，专注于一大堆让人难以招架的琐碎事项，给文件归档，返还钥匙，为了能够还清债务，她总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成为寡妇后的第一阶段便是处理一些文件。

卡特里娜从来没有想过她会独自站在这里，在1905年的第一天，在她面前，除了最终能够得到重生的这一虚缈希望，便什么都没有了。曾经她所得到过的每一个承诺现在都已变得支离破碎。

卡特里娜抬头向上望去，二楼鞋铺的窗户开着，一位老妇人正在寒冷的空气中抖擞着一块破旧的毯子。卡特里娜直视着她的眼睛，老妇人移开视线，然后将毯子拖回室内，砰的一下关上了窗户。

她的小儿子斯诺站在其中一根圆柱旁，偷偷看着广场四周。他有一双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蓝绿色眼睛，一双如塞斯特里-累旺特海水般清澈深邃的眼睛。十岁的他活脱脱就是第二个卡洛·拉萨里，长着宽大的手脚，还有一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他是韦尔米诺力气最大的男孩，每当村里的孩子到山谷里拣树枝并捆起来作为柴火卖的时候，因为力气很大，

斯诺的肩上总是扛着最重的那一捆树枝。

不管什么时候看到他，卡特里娜的心里总能泛起一阵痛楚。斯诺的脸上有着她已经失去并且永远也找不回的一切。“这里，”她指着脚上黑色皮靴旁的地面，“马上。”

斯诺捡起父亲的皮质行李包，一路跑向母亲，又喊了一声躲在雕像后面的哥哥。

十一岁的艾德瓦尔多长得像他母亲家——蒙蒂尼家族的人，乌黑的眼珠，身材纤弱瘦长。他也拎起自己的背包，跑向母亲和弟弟。

在山脚下的贝加莫城，三十二年前，卡特里娜在这里出生。蒙蒂尼家族在位于维亚·博尔戈大厦的商店里装了一台印刷机，大批量生产布纹信纸、铸版印刷的名片，以及小开本的书籍。他们还拥有一幢房子和一个花园。只要闭上眼睛，卡特里娜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父亲和母亲坐在葡萄藤架下的露天桌子旁，吃着面包又厚又新鲜，且夹有意大利干酪和蜂蜜的三明治。她都还记得，记得那时候他们的样子，记得那时候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男孩们将行李放在雪地里。

“对不起，妈妈。”斯诺说。他抬头看着母亲，认定她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她的肌肤香如蜜桃，滑似绸缎，长长的秀发飘荡着柔软又妩媚的波浪。从记事起，每当躺在母亲臂弯里，他都会挑起她的一绺头发，把它弯成一个滑亮的黑色圆圈。

“您真漂亮。”斯诺认真地说。每当卡特里娜伤心的时候，他都会讲些溢美之词，想要逗母亲开心。

卡特里娜笑着说：“每个儿子都会认为自己的妈妈是美丽的，即便她并不美。”她的鹰钩似的鼻子冻得通红，双颊泛着红晕。

卡特里娜从手袋里摸出一面小镜子和一块鹿皮粉扑。扑完粉，通红的鼻尖就消失不见了。她撇着嘴，仔细打量两个儿子，随后将艾德瓦尔多的领子拉拉直，把斯诺的袖管拉到手腕处，这件大衣对斯诺来说太小了，不管怎么拉，袖子还是短了两英寸。“你一直都在长个儿呀，斯诺。”

“我很抱歉，妈妈。”

她还记得什么时候给他们做的大衣，还有细条纹灯芯绒裤子和白色棉布衬衫。他们出生的时候，在他们的婴儿床上铺着簇绒毯子，放着一整套婴儿服，是那种镶着珍珠纽扣的棉质睡衣，还放着木制玩具和图画书。很久以前，她的儿子们就已经穿不下那些衣服了，可是一直都没再买新的。

有位邻居送给艾德瓦尔多一条羊毛裤和一件大衣。斯诺则穿着父亲的衣服，干净却很不合身。这条工装裤的裤边有三英寸厚，卡特里娜不知道怎么做针线活，她就用些破布把边儿给草草地缝住。斯诺的皮带已经扣到最后一个眼儿了，可是裤子穿着还是太松垮。

“我们要去哪儿，妈妈？”斯诺跟在母亲后面追问。

“她已经告诉你一百遍了，你都没在听。”艾德瓦尔多提起弟弟的行李包。

“你一定要替他听着点儿。”卡特里娜叮嘱艾德瓦尔多。

“我们会待在圣尼古拉的修道院里。”

“我们为什么非要和修女们住在一起呢？”斯诺很是不满。

卡特里娜转过身，面对着两个儿子，他们仰起头望着母亲，过去几天发生了一些令他们无比费解的事情，希望母亲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他们甚至不确定要问些什么，不知道自己想要知道些什么，但能断定的是妈妈这几天的反常行为一定是有原因的。她以为儿子们都睡着了，于是整晚流泪啜泣。上个星期，她写了一摞又一摞的信件，在他们的记忆中，妈妈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的信。

卡特里娜知道，自己如果将实情告诉他们，一定会让他们感到沮丧而失望。在明知结果会很糟的情况下，一位好母亲是绝对不会去做那些让孩子们丧失希望的事情，更何况她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而且在以后的几年里，斯诺无非能记起一些大致情景，而艾德瓦尔多则会将这些情景用柔软的画笔细细描绘。两个人头脑里的场景都会失真，所以何必去告诉他们呢？

卡特里娜无法忍受一个人做决定时所要承担的责任，她身陷悲伤的雾霭中，却不得不表现出理智，为她的孩子考虑各种可能性。她很清楚，以她的精神状态，是无法照顾两个孩子的。她列了几大串的名单，试着回想起她和丈夫各自家族在过去认识的所有人，任何一个可以提供帮助的人名。她扫了一眼名单，发现其中许多人也许和她一样迫切需要帮助，许多人被迫离开这个因多年贫穷而变得萧条的地区，前往贝加莫和米兰寻找工作机会。

想了许久，她终于记起她的父亲曾经为伦巴第地区所有的教区都印过祈祷书，最南曾到过米兰。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父亲免费为罗马教廷提供服务，分文不取。卡特里娜用这种旧交情为两个儿子在圣尼古拉的修女那里找到了庇护之地。

她把手放在两人的肩上。

“听着，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件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了。你们听到什么吩咐就去做，修女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而且要干好那件事。一定要多做事，学会观察，要在修女开口之前就把活给干了。

“要是修女叫你们去捡柴火，立马就去捡。不许抱怨！互相帮助，让自己成为那里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默默地去劈柴、搬柴、生火。点燃引火柴之前先检查一下炉子的风门，火灭了之后，打扫干净排灰坑，关闭烟道。要扫得非常干净，直到那儿看着像幅画似的。然后准备下次生火要用的干柴和引火柴。把扫帚、簸箕和拨火棒归置好，不要等到修女来提醒了你们才做。

“让自己变得有用，不要惹麻烦。要虔诚，要祈祷。做弥撒的时候要坐在前排，吃晚饭的时候要坐在长凳的两端。最后一个去打饭，绝不可以要第二份。你们能来修道院，不是因为付了钱，而是完全出于她们的善心，明白吗？”

“明白了，妈妈。”艾德瓦尔多说。

卡特里娜微笑着将手放在他的脸上。艾德瓦尔多张开双臂紧紧抱住她的腰。她又把斯诺拉到身旁，柔软的大衣轻触他的脸。“我知道你会乖乖的。”

“我做不到！”斯诺气得大叫，挣扎着想要摆脱母亲的怀抱，“我也不要乖！”

“斯诺！”

“妈妈，这个主意糟透了。我们不属于那里。”斯诺恳求道。

“我们没别的地方可以去。”艾德瓦尔多恳切地对他说。

“听你哥哥的。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等夏天来了，我会上山接你们回家。”

“回到我们自己的房子吗？”斯诺问。

“不，去一个新的地方，也许我们会搬到安第尼那边。”

“爸爸带我们去过那边的湖泊。”

“是的，有湖的镇子，还记得吗？”

男孩们点头表示都还记得。艾德瓦尔多揉搓着双手想要将它们变得更暖和些，因为寒冷，两只手被冻得又红又干。

“拿着，戴上我的手套。”卡特里娜脱下那副及肘的手套，帮艾德瓦尔多戴在手上，然后拉到他那过短的袖子下面。“这样好多了吗？”

艾德瓦尔多闭着眼睛，双臂感受到母亲留在手套里的温热，这感觉弥漫至全身，直到整个人被暖意包围住。他用戴着手套的手将头发往后拨，那种混合着洗过的棉布、清新柠檬和小苍兰的气味让他觉得踏实。

“妈妈，您要给我什么？”斯诺问。

“你有爸爸的手套来保暖啊！”她笑道，“不过你也想要妈妈的东西吗？”

“求您了。”

“把手给我。”

斯诺用牙齿把爸爸的皮手套脱了下来。

卡特里娜将一枚金色的图章戒指从小指上取下，把它戴在斯诺的无名指上。“这是我爸爸给我的。”

斯诺低头看着这枚戒指，重重的金戒指在椭圆处印着一个精巧的弧形字母C，在晨曦中闪着微光。

他握住拳头，戒指上还留有母亲手的余温。

圣尼古拉修道院是一幢由石头砌成的建筑，冷峻且森严。宏伟的壁柱顶上雕刻着圣人的雕像，神情空洞，悲伤地俯视着下方的人行走道。厚重的胡桃木门形似主教头上戴着的帽子。艾德瓦尔多推开门，环顾四周。卡特里娜和斯诺跟在他后面，走进一条小小的门廊。他们踩了踩脚，鞋子上的雪落在了用浮木枝编成的垫子上。卡特里娜上前拉了一下拴在链子上的小小黄铜门铃。

“她们很有可能正在祷告。她们在这里只做一件事，就是整天祷告。”斯诺边说边往门缝里瞄了一眼。

“你怎么知道她们都在做些什么？”艾德瓦尔多问。

门被打开了，多米尼加修女低头打量着这两个男孩。

她个子矮小，长得像只晚餐铃。身上的黑白修女服和一条长裙将她的身型衬得很宽。她将双手摆在胯上。

“我是拉萨里太太，”卡特里娜说，“这是我的两个儿子，艾德瓦尔多和斯诺。”艾德瓦尔多向修女鞠了个躬，斯诺则猛地低下头，像是在快速祈祷，不过如果祈祷奏效，他倒希望上帝能够除掉修女下巴上的那颗痣。

“跟我来。”修女说。

多米尼加修女指着一把长凳，示意男孩们坐在那儿等。卡特里娜尾随修女进入另一间木门厚重的房间，随即关上了门。艾德瓦尔多目光直直地注视着前方，而斯诺却伸长了脖子，东瞧瞧西看看。

“她正在签字准备卖掉咱们，”斯诺轻声说，“就像上次卖掉爸爸的马鞍一样。”

“不是的。”艾德瓦尔多悄声回答道。

斯诺扫视了一下门廊，这是一间环形的房间，里面有两个很深的壁龛，一个供着圣母马利亚，另一个则供着圣方济各^①。马利亚脚下的献祭蜡烛自然要比圣方济各下方的多一些。斯诺将之理解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总是可以指望一个女人。

他深吸了一口气，说：“我饿了。”

“你总是肚子饿。”

“我又不是故意的。”

“别去想你饿了。”

“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件事。”

“你真是头脑简单啊。”

“我才不是呢，我只是四肢发达，但这并不意味着脑子笨啊。”

^① 又称圣弗朗西斯，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女修会的创始人。与下文中提到的“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和“圣弗朗西斯”同指一人。

“我没说你笨，只是说你简单而已。”

整个修道院里充满了新鲜的香草和甘甜的黄油的味道，斯诺闭上双眼，想要把这种香味吸进肚子里，他是真的饿了。“这是不是好像妈妈给我们讲的那个故事，士兵们在沙漠中迷路了，眼前却出现了并不存在的瀑布？”斯诺站起来寻找那香味，对着墙壁四周不停打量。“还是哪里在烤蛋糕呀？”

“坐下。”艾德瓦尔多命令他。

斯诺无视他，朝着长长的走廊走去。

“给我回来。”艾德瓦尔多小声说道。

沿着走廊的一排胡桃木门紧闭着，一道道微光从顶上的横梁间透出来。透过走廊尽头的一扇玻璃门，斯诺发现那里有一处回廊，连接着主修道院和另外几间济贫院。他沿着走廊，逆光走到门口，透过玻璃看到一块荒地，可能是个花园，里面布满了枝枝杈杈已经枯萎了的无花果树，被厚厚的雪所覆盖。

斯诺循着那香味找到了修道院的厨房，位于走廊拐角处。一张长长的木质农家桌上放置着一口口闪亮的锅。斯诺转过头，想要看看艾德瓦尔多有没有跟着他。现在他一个人，没人干扰，于是趁机跑到厨房门口，偷偷朝里看。厨房让人觉得暖和，暖得就像炎热的夏日。斯诺尽情让这热量包围着自己。

站在桌子边干活的是一个长相姣好的女人，看上去比他母亲的年纪要小很多。她穿着灰条纹的长款工作服，身上还系着一条白色棉布围裙，黑色的头发被梳成一个紧致的发髻，盘在一块黑色的手绢里。她正在平滑的大理石板上揉着做意大利面用的面团，眯缝着深褐色的眼睛。她哼着小调，拿出一把小刀从大面团上切下星星状的小面团，没有意识到斯诺正在盯着她看。她纤长的手指快速而笃定地摆弄着手中的那把刀。很快，一块块小巧的意粉面团就在板上垒了起来。此时，斯诺便下定决心，认为这个世界上也许除了像多米尼加修女那样的老妇人之外，所有的女人都是美丽的。

“这是珊瑚的形状吗？”斯诺问道。

这个年轻女人抬起头，拿起一小块星星形状的面团，笑着对这个穿着宽大衣服的小男孩说：“小星星。”然后她掬起一堆小星星放到一只大碗中。

“您在做什么？”

“烤布丁。”

“我在走廊里闻着像蛋糕。”

“那是因为有黄油和肉豆蔻。烤布丁要比蛋糕好吃哦，好吃到天使都从他们住的地方飞过来。至少我是这么告诉其他修女的。闻着觉得饿吗？”

“我本来就已经饿了。”

这个女人笑出声来：“你是？”

“你是谁？”他眯着眼睛问。

“我是特瑞莎修女。”

“很抱歉，修女。可是，您……您看着像个小女孩，不像是修女。”

“我做饭的时候没有那么正式的仪态。你叫什么名字？”

斯诺坐在修女对面的长凳上，骄傲地说：“斯诺·奥古斯都·拉萨里。”

“真是个伟大的名字。你是罗马皇帝吧？”

“不是的。”他突然记起正在和一位修女对话，于是加了一句，“修女。”

“你几岁了？”

“十岁。我长得比实际年龄要壮些。我能拉动镇子上水车的绳索。”

“那很了不起啊。”

“我是唯一一个在这个年纪能这么做的男孩。他们都叫我水牛。”

特瑞莎修女伸手从桌子后面的罐子里拿出一些面包碎片，涂上厚厚的黄油，递给这个小男孩。斯诺接过面包吃了起来，她又迅速从面团上切了更多的小星星放进那个大碗中，碗里还放着混有牛奶、鸡蛋、糖、香草和肉豆蔻的面糊，她用一只大大的搪瓷勺子均匀地搅拌着所有配料。

斯诺看着绵密柔滑的蛋奶糊变得更加浓稠，上面还点缀着许多小星星，一层叠着一层。修女把蛋奶糊倒入放在铁托盘上的一只只陶瓷茶杯中，一点儿都没有漏出来。“你是来做客的吗？”

“因为我们很穷，所以就被送来这里工作。”

“韦尔米诺·迪·斯卡夫这里没有一个人是不穷的，修女也不例外。”

“我们真的很穷，我们失去了房子，吃光了家里所有的鸡，妈妈卖掉了奶牛、一幅画，还有所有的书。卖这些得来的钱也不多，而且很快就都花完了。”

“阿尔卑斯山这里的所有村庄都是这种情况。”

“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太久，妈妈之后会去城里，到了夏天她就回来接我们。”

斯诺望着那个深深的炉子，底下烧着木柴，他觉得在母亲回来之前，他会一直和它打交道，干些烧火清洗之类的活。他想知道这所修道院里有多少处壁炉，寻思着肯定有很多，多到很有可能以后的每分每秒他都得在那儿劈柴烧火。

“你怎么会来修道院呢？”

“妈妈一直哭个不停。”

“为什么？”

“她想我爸爸了。”

修女拿起摆着烤布丁杯的托盘放进烤箱，又检查了一下放在冷架上的其他杯子的表面。大冬天能够在温暖的厨房里工作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在斯诺的想象中，能在厨房干活的人从来都不会挨饿。

“你父亲去哪儿了？”

“他们说死了，但是我不信。”斯诺说。

“为什么不相信他们？”修女在一块洗碗巾上擦了擦手，斜倚着桌子，好和这个男孩面对面说话。

“艾德瓦尔多读了那封从美国寄给妈妈的信。信里面说爸爸死在矿井里了，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尸体，所以我认为爸爸没有死。”

“有的时候……”她刚想说什么。

斯诺便打断她：“我都知道，有的时候人死了，是没有尸体的。炸弹掉到矿井里，里面的人都被炸飞；身体被放在火里烧；人掉到一个洞里；或是淹死在山里满是废渣的河水里；或者你受伤了，没法走路，被困在地底下，因为大家都找不到你，所以你就饿死了，之后就会有些动物来吃你的尸体，到最后只留下些骨头。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的爸爸是不会那样死的。他很强壮，他可以打倒所有人，他的力气要比韦尔米诺·迪·斯卡夫这里任何一个男人的都要大。他没有死。”

“这样啊，那我希望有一天能看见他。”

“你会见到他的，他会回来的。”斯诺希望父亲还活着，只要他一想到以后有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父亲，他的心就会很痛。他记得因为父亲个子很高，所以他一眼就能在人群中认出他来，父亲比村里所有人都要高。卡洛·拉萨里很强壮，他可以同时拦腰抱起两个儿子，就像倒提着两袋面粉走在陡峭山径上一样。他用锯子锯下大树，削起木头来就跟修女削面团一样轻松。他在维多瓦瀑布下筑了个水坝，尽管有其他人的帮助，但卡洛·拉萨里始终是这个项目的领导者。

特瑞莎修女在杯中敲了个新鲜的鸡蛋，加了一茶匙的糖，接着倒入新鲜的奶油，不断搅拌直到表面出现奶油泡沫。

“来！”她把杯子递给斯诺，他啜了一下，然后一口气都喝光了。

“你的胃舒服些了吗？”

“饱了。”斯诺笑道。

“以后你能偶尔帮我做做饭吗？”

“男孩子是不做饭的。”

“那不一定哦。巴黎所有优秀的厨师都是男人，女人是不可以去‘蓝带’学习的，那是法国最有名的厨艺学校。”特瑞莎修女告诉他。

这时，艾德瓦尔多突然闯了进来。“快点儿，斯诺，我们得走了！”

特瑞莎修女微笑着对他说：“你一定是艾德瓦尔多吧！”

“是的。”

“她是一位修女。”斯诺告诉哥哥。

艾德瓦尔多点头示意道：“我很抱歉，修女。”

“你也饿了吧！”

艾德瓦尔多摇了摇头表示不饿。

“你的母亲是不是告诉你不要惹麻烦？”修女问道。

他点点头。

特瑞莎从后面的金属罐子里拿出一块三角面包，涂上黄油，递给艾德瓦尔多。他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我哥哥不会主动要任何东西。”斯诺解释道，“能给他一杯加糖的蛋奶吗？”然后，他又对哥哥说：“你会喜欢的！”

修女微笑着拿出一枚新鲜的鸡蛋和些许糖，还有比之前更多的奶油，放在一起不断搅拌。艾德瓦尔多接过杯子慢慢地喝着，细细品尝杯中的每一滴蛋奶，直到全部喝光。

“谢谢您，修女。”

“我们觉得修道院很恐怖。”斯诺将自己和哥哥的杯子放进水槽里。

“如果你们守规矩，也做祷告，我觉得你们不会有任何麻烦。”

多米尼加修女和卡特里娜站在厨房门口，艾德瓦尔多看到她们后大吃一惊，立马朝着那位年长的修女弯腰鞠躬。斯诺无法理解为什么哥哥会对所有人所有事都表现得那么害怕和恐惧。他难道看不出多米尼加修女是没有恶意的吗？她戴着硬挺的人字斜纹披裙，穿着黑色的长袍，看着就像妈妈用来镇纸的黑白格纹卡拉拉大理石圆球一样。

斯诺对哪个修女都不怕。除了眼前的这位，还有一位腰间挂着木质十字架的老妇人，活像一把巨型钥匙，别人他都不怕。

“我找到两位能干的男士，他们可以在厨房里帮我干活。”特瑞莎修女说。

“艾德瓦尔多要去办公室帮我。”多米尼加修女对特瑞莎修女说，“斯诺要去小教堂工作，我需要一位力气大的男孩帮忙搬重物。”

“我需要一位力气大的男孩帮我制作奶酪。”特瑞莎修女对多米尼加修女使着眼色。

“我两样都能做。”斯诺骄傲地说。

卡特里娜将双手放在斯诺的肩上。“我的儿子们听从你们所有的吩咐，修女。”

* * *

离山脚几英里的山上，在韦尔米诺·迪·斯卡夫的上方，有一个名叫斯基尔帕里奥的村子。它犹如一根灰色冰柱，牢牢地粘在山坡上。那儿的人即使死了，也会被葬在山坡上，坟墓周围砌了一圈藤蔓缠绕的花岗岩护墙。

斯基尔帕里奥没有布局严谨的广场，也没有大型柱廊。在韦尔米诺·迪·斯卡夫，人们找不到喷泉，也找不到雕像。这里只有那种用灰泥粉刷过的高山木质建筑，结实且简朴，能够经受住严冬的考验。人们在灰泥上涂满柠檬黄、樱桃红和洋李紫的糖果色油漆。这些鲜艳明亮的颜色仿佛为灰色的大山贴上了一块块绮丽的瓦片。

斯基尔帕里奥是一个采矿小镇，人们从地下开采储量丰富的铁矿和重晶石，然后再把它们卖去米兰。村里的所有工作都与山下的小镇息息相关，包括对滑道的建造和维护，这些滑道用来将沃河中湍急的水流引到山脚下。

这里的农场为城里的屠夫们供应新鲜的肉类食物。每家都有一间熏制房，用来制作香肠、腊肠、熏火腿和火腿卷。山里的人们之所以能熬过漫长的冬季，靠的就是塞满地下室的那一口口箱子，箱子里装满了栗子，这些栗子曾漫山遍野地生长，像无数光明透亮的棕色石头一般。他们赖以生存的还有从自己鸡舍里掏来的鸡蛋，自家奶牛挤出来的牛奶和奶油。他们自己制作黄油和奶酪，卖不完剩下的就自己留着吃。

村子高处的山林里到处处长着牛肝菌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菌菇。那里还能找到令人垂涎的松露。每逢夏末，人们便开始进行采摘，之后便以高价卖给从法国赶来的中间商，再由他们卖给欧洲各个优雅都市的优秀厨子们。就连年纪最小的孩子都要学会寻找松露的方法，他们的手和膝盖都绑着木头，腰上还松松地系着一只麻布袋，在那些老树根旁寻找藏在泥土深处散发出芬芳气味的松露球茎。

斯基尔帕里奥是地处最北的村子，位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卡米诺峰的背阴面。终年积雪，即便到了夏天，雪也不会融化。从高耸的悬崖向下望去，云朵飘荡在山谷间，仿佛一颗颗玛琳糖。

春天来临的时候。山峰下悬崖上的层层冰雪开始融化，矮生山松和杜松树抽出了新的枝叶，望过去已是一片亮绿。幽深的山谷中开满了黄色金凤花。村里的女人们将花草采摘来做药用：洋甘菊入茶可以舒缓神经紧张，野生蒲公英可以活血，清香的薄荷能够缓解胃部不适，金色荨麻可用来退烧。

佩雷索拉纳路是唯一一条连接斯基尔帕里奥与韦尔米诺·迪·斯卡夫的带状公路，也是仅有的一条通往贝加莫城的路，这条路建于十一世纪，最初只是一条仅供步行的乡间小路。后来这条路被拓宽，马匹和马车也可以在此通行。但这仅限于天气暖和的时候，因